



全2册

小 + 蔷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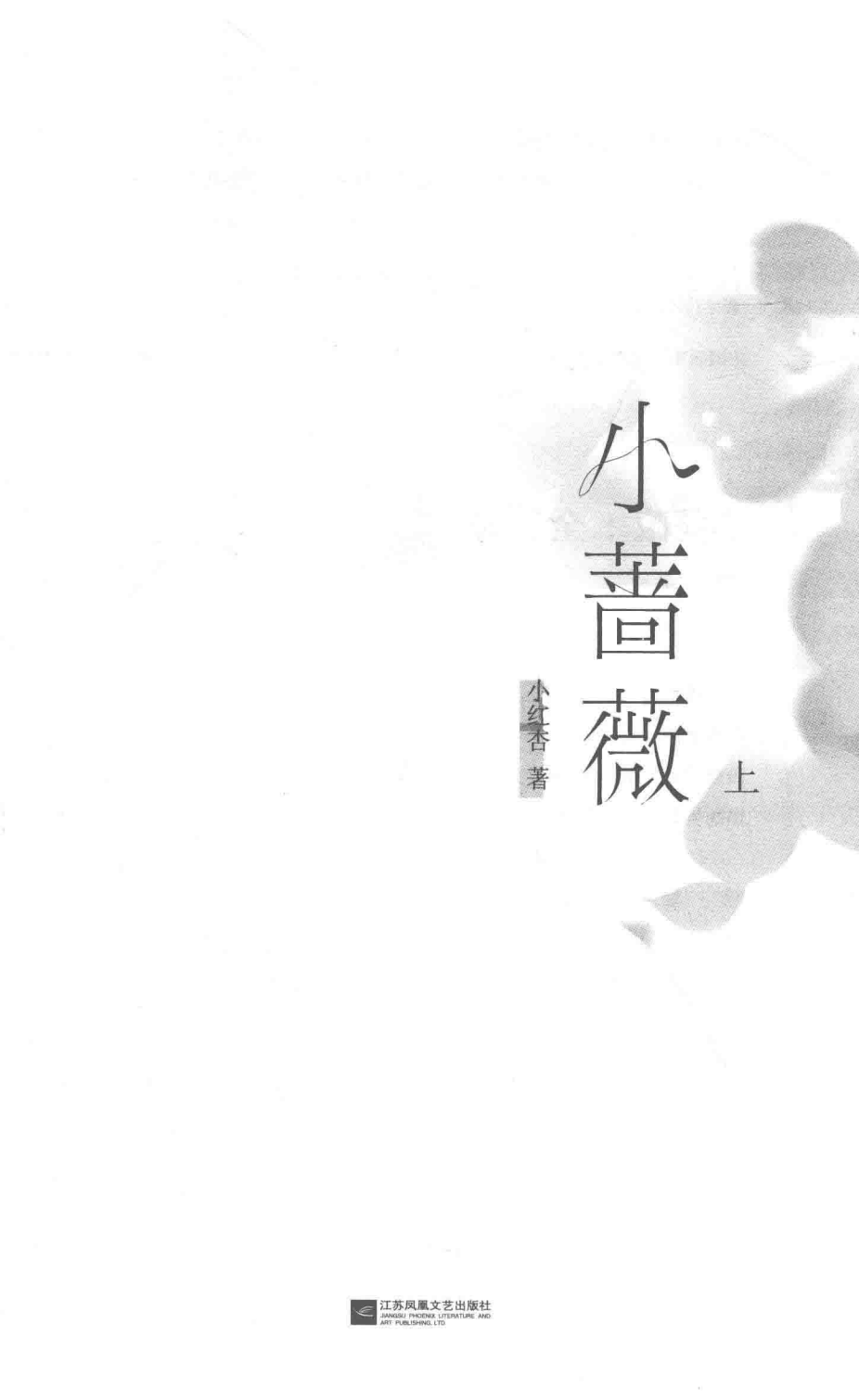
上

小红杏
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小蔷薇

上

小红杏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蔷薇：全2册 / 小红杏著. -- 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9.8
ISBN 978-7-5594-3949-9

I. ①小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58378 号

小蔷薇：全2册

小红杏 著

出 版 人 张在健

责任编辑 张 倩 王 青

特约编辑 丐小亥 王 潇

装帧设计 殷 舍 InChia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17.5

字 数 333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，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94-3949-9

定 价 69.80 元（全 2 册）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小紅杏



C O N T E N T S

目
录

第一章
席越和他那个继妹的关系一直这么要好？ /001

第二章
没错，就是你以为的那样 /023

第三章
这下扯平了 /042

第四章
打算瞒着谁？ /057

第五章
我们有这么熟吗？ /074

第六章
谁稀罕跟你 /098

第七章
你真的就一点也不怕吗？ /119



C O N T E N T S

目
录

第八章
我什么时候玩过女人? /144

第九章
那你喜欢我吗? /172

第十章
是喜欢的朋友 /193

第十一章
你能不能别靠这么近 /215

第十二章
我可能爱上她了 /234

第十三章
你要不然和他试试呗 /256

尾声 /279



01

“一尺七，很好。”乔母将皮尺交到一侧的人手上，亲手替乔微系起礼服后面的绑带，“保持这个腰围，身材是女人终生的事业。”

交叉穿入的绑带被顺着方向逐一理顺，拉紧、打结，最后宛如一件艺术品。

乔微默不作声，收腹、挺直腰背。乔母退后两步欣赏完，这才慢条斯理地重新戴上手套，抬眸问她：“记住了吗？”

时间已临近傍晚，此时的乔微胃里除了晨起时喝的一杯咖啡，再没有其他东西，这会儿紧身的礼服一收腰，五脏六腑都开始抗议。她深吸一口气，长睫轻垂，眼神望向身侧，终于沉声应一句：“记住了。”

也许是裙子太紧，也有可能是室内暖气夹杂的香水与脂粉味让她难以喘息，好不容易打理完，乔微想先到走廊上去透气，才站起身，却又被叫住了。

“右耳侧的头发弧度不够漂亮，阿元，你帮她重新烫一下，卷儿别太散，

瞧着不精神。”

造型师应声而动，乔微就这样被按回镜子前的化妆凳上，她烦闷地闭了闭眼，终于开口道：“妈妈，这又不是我生日，我晚上还要回学校，不用这样细致……”

“说的什么话？”乔母眉头轻皱，打断她，“你是我的脸面，就算只站那几十分钟，派头排场也得给我摆足了。”

乔母收回视线，随着化妆师的笔尖在眉峰描画，眉头松开，神情重新归于平静。

“你这么大了，按道理这些事情已经不用我再手把手教，但我还是得告诉你，别想着往哪儿一躲就坐一整晚，跟在席越身边多听多看，那些人认识几个对你有好处。只有人脉是自己的，谁也说不准哪天会用上……”

乔微偏头看向窗外，葱白的十指下意识地在裙摆上乱挠，最后竟抠起了新做的半透粉指甲。乔母拍开她纠缠在一处的指尖，声音都冷下来几分：“你给我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，看好你自己的东西。有多少女人前赴后继想往他身上扑，你比我更清楚。”

乔微这次没作声，空气便凝滞下来。她从不觉得席越是能看得住的，再说，席越也不是谁的东西。说亲密点，他至多算她的兄长吧，抑或者叫继兄还更恰当些。

母女俩僵持间，造型师终于移开卷发棒，将整理好的发丝别到乔微耳后，侧开身，回头问：“乔董，您看这样行吗？”

话是问出口了，可造型师心里其实没什么底。母女俩的美貌一脉相承，乔微年轻，雪肤红唇，风仪更甚。她经常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去雕琢修饰，才不至于让妆容失了她本真的样子。

直到等来身后妇人的微一颌首，阿元才悄然松了一口气，抬手摇晃两下瓶身，移开些许距离按压喷雾定型，从镜中端详自己的作品。

黑发烫卷后搭在她的肩头，每一根发丝的弧度都是精心打理的，细颈

纤长，胸口白皙，礼服黑色的窄带勾勒出瘦削的蝴蝶骨。

少女一起身，星空裙便四下散落开，零星的细钻垂坠在裙褶里，行走向闪烁不定，朦胧又婉约，简直完美。然而女孩的一双眼睛自始至终漠不关心地看着窗外，菱唇紧抿，神情冷然，仿佛镜子里映出的是另外一个人。

晚秋凉，霜露重。

G市的气温一连几日走低，暖气却将室内室外完全隔绝成两个世界。日头刚落，举办生日宴的大厅已经灯火通明。餐桌上摆着怒放的香槟玫瑰，花团锦簇，酒杯堆叠，角落里还有小型的弦乐队伴奏，厅中皆是名流往来。

只是乔微太瘦，穿得也单薄，即便开了暖气，又铺了地毯，寒意还是顺着她的小腿一个劲儿地往上爬。

真冷哪！她扶桌暗叹，不动声色地将裙摆下的踝关节活动了两圈，见不远处又来人了，只得站稳立定，嘴角扬起镜中练习过千百次的端庄弧度。

“微微，我一进厅就先看见你，姑娘长大了，俏生生的还真是水灵……”走近的妇人热情地与她寒暄。

乔微颌首，极力耐下性子与其客套了两句。

血液中流淌的东西大概是无法被磨灭的，乔微天性里便遗留了她那位音乐家生父的自由随性，即使经历乔母长久以来严苛的教养，还是数十年如一日地疲于应对这样的场合。好在未来得及多说几句，妇人便在人群中找到了今晚生日宴的主人公，笑着匆忙结束了话题，往席越的方向去了。

说起来，席越往年的生日宴都只是请几个朋友在一处小聚，像今年这样铺张正式，除开百日和周岁，怕还是头一次。目的倒也不难猜，席父在月初把环海百分之五的股份以低价转让给了儿子，未来席越将以环海董事的身份正式接手集团的部分事务。

这一信号也意味着席家的权利自此就要逐渐下放到年轻一代的手中。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把大家聚在一处，一方面是宣告这消息，另一方面也是

替席越拓展人脉搭个梯子、铺条路。

一时间，家里有适婚女儿的不可避免地都动了心思。席越是家中独子，门户大，家底厚，他本人更是聪慧早熟，身上半点不沾那些纨绔二代们的习气。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，若有机会，谁不削尖了脑袋往前钻。也正因此，才有了事前乔母叮嘱乔微的那番话。只可惜，她恐怕注定要失望了。

乔微目送着那妇人远去，轻呼出一口气，正打算找个没人注意的角落安静地待会儿，谁料刚拎起裙摆，那边的席越忽地扔下身边的一众人，快步朝她走过来。

“你还没吃东西？”大概是一晚上说多了话，席越的声音有些低。

他平日并不喜欢戴领结，今天却系了个深蓝色的，头发一丝不苟地往后梳，嘴角挂着一贯的浅淡笑意。

“没有。”她移开视线，摇了摇头。

席越心中明了，目光自她收紧的礼服腰线处移开，侧身倒了半杯果汁，把一碟甜点推到乔微跟前。

没有犹豫，乔微继续摇头：“吃下去礼服该穿不了了。”

这次，他直接捏了块点心递到她的唇畔：“吃吧，我一会儿叫王妈帮你把背后的绑带松一松。”

乔微避无可避，又担心僵持久了被人瞧见，只得微启唇齿，就着他的手敷衍地咬了一口。

乳酪蛋糕上的小红莓嚼碎在舌尖，带点开胃的涩酸。

席越个子高，是道天然的屏障，往乔微跟前一站，众人只猜他们在说话，倒是瞧不清他们的动作。

不过两个人郎才女貌，挨一处站久了，望在旁人眼中，便品出了点其他意思。

“席越和他那个继妹的关系一直这么要好？”人群中有人好奇地低声询问。

“从前还真没注意。”有人接过话头揣测道，“但是这些年两人同住一个屋檐下，朝夕相处的，我瞧着……”

“真有点什么，也不必大惊小怪吧？反正长辈们没领证，两个小的就算恋爱结婚也不犯法呀。”

“那这么一来，两家倒彻底绑到一块了？”

.....

乔微听不见这些议论，但她对旁人的视线一向敏感得很。第一口蛋糕还没咽下肚，她忽地觉得浑身不自在起来，推开席越的手，四下张望。果然，这一看她便看到了不远处另一双漆黑的眼睛正盯着这边。

窗边的角落光线不明，这也是乔微之前没发现那里有人的原因。男人的右手正懒洋洋地插在裤兜里，半倚在窗台上斜坐着，身形颀长，辨不清五官。不管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待在那儿的，总之，从那个角度看过来，肯定已经把席越喂她吃蛋糕的动作尽收眼底。

似是在回应乔微的注视，暗淡的灯光里，男人的下巴微挑，冲她摊手以示无辜。

他是在笑吗？乔微皱眉，尚来不及深究那抹意味不明的笑意，身侧的席越忽地扬声招呼了一句。

“嘿，嵕之！”

下一秒，男人应声而起，双手仍旧插在裤兜里，自角落缓缓踱过来，走进大厅欧式水晶灯璀璨的灯光下。他的身形像极了那些T台上的男模，遗世独立在所有纷纷扰扰之外。他头发修得很短，皮肤白皙光洁，眉目英挺，下巴也棱角分明。即便穿了整套正式的西服，他整个人看上去还是带着一种说不上来的散漫。

“真是好久不见了。”席越迎上前两步，伸手与他交握，寒暄了两句后，又介绍起身后的人。

“我妹妹乔微，你应该是第一次见。”

席越一侧身，乔微就这样完全暴露在来人的视线中。

“确实是第一次。”男人的目光在她面上落下片刻，终于伸出矜贵的手。

“你好，我是霍崱之。”

这个人，连声音也是懒洋洋的。说是握手，其实也不过是轻碰了下指尖，只触上一秒钟，乔微便飞快地把手收了回来。这样并不礼貌，但有钱难买她喜欢。

不过是喂了块蛋糕，既不是偷情，也没有激吻，男人在角落起身前那似笑非笑的嘴角始终不能令乔微释怀。就像此刻听好似婉转悠扬的伴奏乐声里，首席小提琴那根松掉的E弦一样。许是新换的琴弦易打滑，曲子才过半便开始跑音，每拉一句都梗在人心头，难受得紧。

席越无奈地笑了笑，到底没有说她，只迅速转移话题，重新与男子交谈起来。乔微则拎起裙摆，识趣地退到了一边。

霍崱之，虽是第一次谋面，但这个名字乔微其实曾听不少人提过，于她来说并不算陌生了。他的家族显赫，是B市出了名的二世祖，因着祖籍在G市，亲奶奶又在这边定居，从前他每年都会回来小住一段日子，后来听说他去了英国留学，这才不常回来了。

乔微十来岁还在循规蹈矩上初中的时候，人家已经呼朋引伴，飙车打架，把酒吧夜店当成家。就算这样，旁人再多的闲话也只敢在他身后议论，到了他跟前，还得恭敬、规矩地唤一声霍少。

因为两人差不多大，席越从前与他算是有些交情。但几年不见，这交情究竟还有几分，从席越与他交谈语气里的小心便可见一斑。

无论如何，这一切与乔微并没有关系。墙壁上的挂钟显示刚过十点钟，她便开始不停地看表。学校的门禁是十一点钟，从宅子里到学校要四十分钟的车程，如果二十分钟内再不动身，宿舍楼就该落锁了。

乔微特意挑了母亲被夫人们簇拥的时候上前道别，乔母不好当着众人的面多说什么，面色虽是微沉了沉，但也只能挥手放行。

一出大厅，空气清爽。乔微边走边伸手去扯腰后的绑带，连脚步都轻快起来。

02

从大厅通往房间的楼道一片幽暗，乔微没有开灯。她摸黑扶着墙脱掉高跟鞋，和裙摆一块拎在手里，然后疾步跑起来，听着离身后大厅的喧嚷与音乐声越来越远。也只有这时候，才不会有任何人将视线投放在她身上，关注她、打量她。事实上，乔微喜欢而且享受这一刻因为幽静而显得额外放肆自由的时光。

一回到房间，乔微反手将门上锁。背后的腰带已经扯开了，一松手，裙子便从身上落下来，她束起马尾，径直走向浴室，站在洗手台前卸妆。

水龙头哗哗流淌的热水冲在脸上，浑浊的彩妆随着热水排入下水管道，擦干净发际的水，她冰凉僵硬的面庞终于有了些许知觉。

洗过的毛衣和外套早已熨好，挂在衣架一侧，她用最快的速度穿好，伸手去拿关灯的遥控时，不防在床前的梳妆台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样子。

失去妆容的乔微再没有了宴会上那样明艳红润的气色，淡粉的唇瓣几近发白，下巴也消瘦得厉害，头一低，便直接没入了大衣的领子。

饿了一整天，腹中隐隐的疼痛这时开始提醒她。在酸意翻涌上来之前，乔微拿上包，关掉灯，捂着腹部，疾步走出了房门。

日子离入冬并不远了，但席家庭院里的花园仍旧被打理得很漂亮，月季和海棠在寒风中竞相开放，空气里隐有暗香浮动，半点不见深秋的萧瑟破败之象。

送她回学校的车早已停在阶梯下等候，只是直待乔微走近时才发现，司机还蹲在驾驶室外打电话。

暗淡的路灯下隐约可见烟头橘色的光点，没注意到有人走过来，中年男人焦急微哑的嗓音就这样飘进她耳朵里。

“我这边还要送小姐去学校，最快两个小时才能赶得到……”男人的声音中难掩不安，“你先叫车，到了医院挂急诊，还有，给儿子拿块冰毛巾敷到额头上……”

乔微听到这儿，便礼貌地退了两步等着。直待司机将电话讲完，这才低声开口唤一声：“谭叔。”

“小姐！”男人猛地站起来，显然被吓了一跳。

“家里出什么事了吗？”

“也没有，就是小孩发高烧，孩子平时不常生病，他妈妈一个人在家慌了神……”

谭叔家的小孩大概五六岁，乔微上一次见过，小孩跟着他爸爸来的，身高刚及她的腰，虎头虎脑的，看着很是可爱。

“既然这样……”她沉吟片刻，又开口道，“那您今晚就先去医院吧。”

谭叔连连摆手道：“那不行，得先送您到学校去。”

“不妨事，我自己去就行。”乔微打断他，“车站不远，还有直达学校的公交车。”

顿了片刻，她又道：“我不会告诉妈妈的。孩子生病时，家人陪在身边会好些。”

也许是被乔微最后一句话说动，也许是对孩子的担忧冲昏了他的头脑，谭叔这会儿再也顾不上那么多规矩，连连冲乔微道谢后，把车移回车库，匆匆赶往医院去了。

乔微平日里不常乘公交车，但车站确实有直达学校的公交车，她只步行了十分钟便抵达了站台。

只是，她刚才劝人的时候，其实还有一句很关键的话没有说。学校十一点钟准点落锁，如今已经过了十点二十，就算按照市区规定的最高限速行驶，她也不可能在半个小时内抵达宿舍了，更遑论乘坐公交车。

空气又湿又冷，四下安静，乔微把头埋进领子里，呼出的暖气便又扑

在脸颊上。乔微把书包往站台的长椅上一放，挨着包安静地坐下来。

时间很晚了，明早还有课。她发了会儿呆，最后从大衣口袋里抽出手机，按亮屏幕，打算在 G 大附近找家酒店对付一晚。

手机才解开锁，乔微便在信息栏发现了两条未读短信。

“乔微，学院的管弦乐团演出，朱教授也在。”

“1 号音乐厅，我给你留票。”

收到的时间是下午五点零六分，那时乔微在烫头发。此刻距季圆给她发这两条消息已经过去了五个多钟头，也不知道好友是不是已经躺下睡了。好不容易焐热的手，在夜风里暴露几分钟便彻底失去了温度。乔微犹豫了两秒，按下了拨号键。

谁知电话一接通，那边便传来季圆含混不清的醉话：“微微？”

“我在。”乔微应道，皱眉站起来，“你喝酒了？”

“嗯，见到朱教授可开心呢，就喝了一点点。”

“你在哪里？”

“在咱们学校外面的烤肉店呢，我跟你说，他们家今晚的烤肉可好吃了，你吃什么，我回去帮你带……”

“坐那儿等着，别乱动就行，我马上过去。”

“好的！”

季圆立马像小学生一样坐正，高高兴兴地答应了，末了，又小声补充一句：“微微，你快点哦，我好像有点困了。”

公交车进站，乔微挂掉电话上车，路线是和 G 大截然相反的方向。

季圆喝醉酒忘了，乔微十五岁那年就已经从音乐附中退学，转入师大附中高中部。两人如今一个在音大弹钢琴，一个在 G 大学金融，念的早不再是同一所学校。

季圆不常喝酒，偶尔沾一点，醉后通常都很乖。果然，当乔微赶到烤肉店时，她还老老实实坐在原地，一见乔微进门，整张脸都扬起来，抬手

招呼。

“乔微！”

烤肉店坐满了人，都是出来吃夜宵的学生们，店里的烟火气和油腻的肉味争先恐后地涌入鼻腔，拼命刺激着乔微本来就不太舒服的胃。

在公众场合，再多的不适乔微也不会露在脸上，强忍着干呕的欲望才把眉头抚平，应了季圆一声。

只是几句话过后，她才发现好友已经完全神志不清了，答话也前言不搭后语的，只有叫她名字的时候才特别顺溜。

“乔微？乔微！”

“蠢死了。”乔微低声骂完，季圆还是一个劲儿捧着脸冲她傻笑，她不解恨地用指尖狠狠戳了一下她因醉酒而酡红发烫的脸颊，三两下收好包挂在季圆的脖子上，这才疾步走向柜台结账。

“您好，一共是三百二十元。”收银的女孩埋头打单。

乔微之前本打算直接回学校，钱包里只有百来元现金不够付账，因此只能问道：“可以刷卡吗？”

女孩头也没抬道：“手机转账支付也行。”

乔微的手机是七八年前的老古董，哪里有这些功能，只得解释：“我的手机不支持这个，能刷卡吗？”

不支持转账？G市好歹也是国际大都市，这人怎么像跟社会脱节了似的？女孩心想，又没忍住笑了一声，抬起头，待瞧清乔微的模样，眸中的揶揄这才敛住了，讪讪地回了一句：“刷卡也是可以的。”

乔微得到答复，低头从钱包里抽出卡。烧烤店喧嚷嘈杂的声响里，暖黄色的灯光下，黑金卡的颜色格外神秘。

收银员怔了一下，半晌才接过去。在POS机上按下金额时，她的指尖还有点颤。烤肉店不是什么高端的消费场合，这是她工作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见到传闻中的黑金卡。那持卡的手细腻白嫩，对方根本不像是该出现在